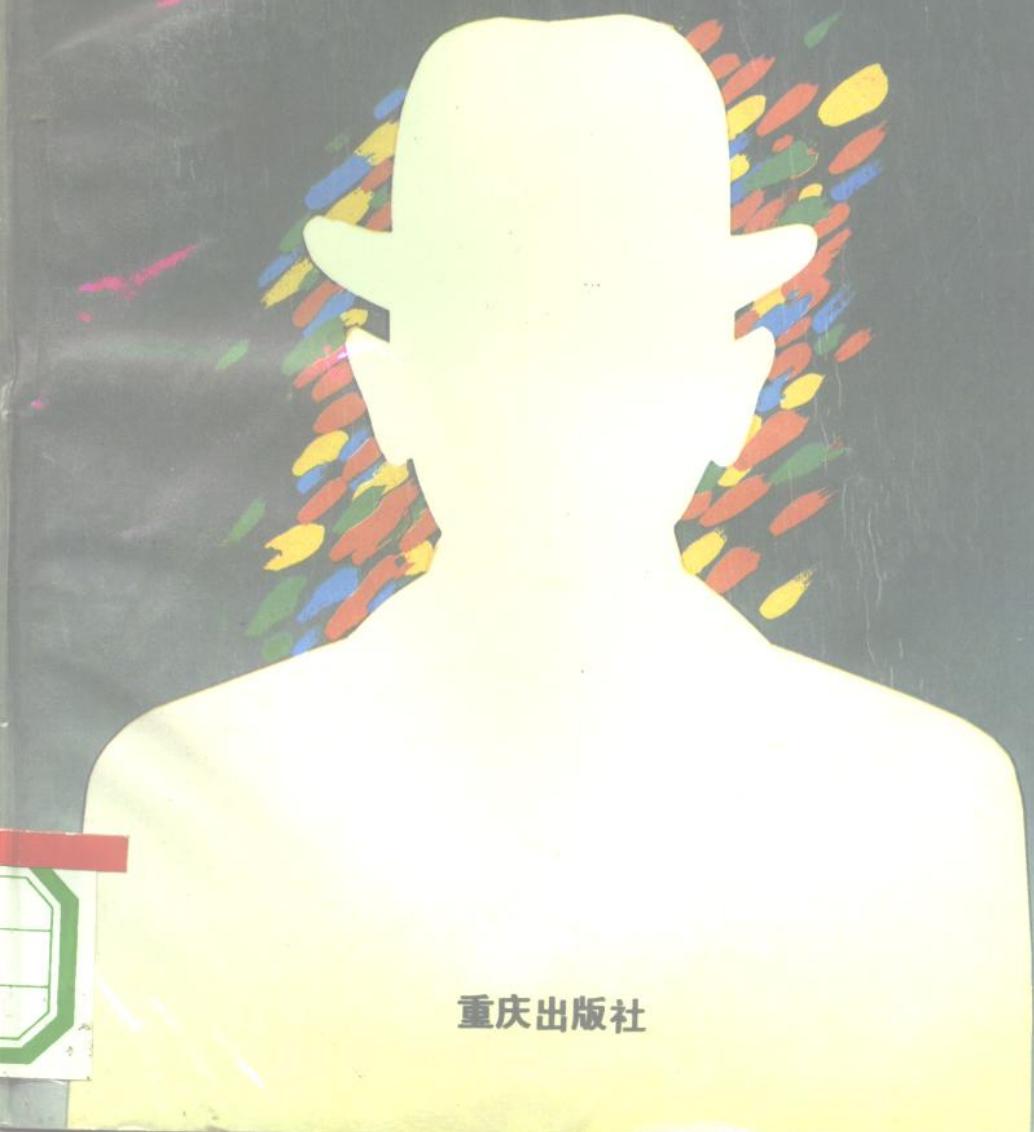


道德范畴论

唐能赋 著



重庆出版社

-916

道德范畴论

唐能赋 著 • 重庆出版社 • CHONGQING CHUBANSHE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黄长军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唐能赋 著
道德范畴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达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625插页 4 字数 349 千
1994年3月第一版 199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7-5366-2539-1/B·66

定价: 7.88元

自序

《道德范畴论》的撰写业已结束。这是汗水加墨水的凝聚物。“大功”告成，快哉快哉。

回首往事，我没有虚度年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为我的学术生涯开辟了广阔前景。从《道德范畴论》闯进我的学术生活的整整八年余，我对《道德范畴论》的思考和切磋，就成为我的学术生活的中心。为了它，我日以继夜地劳动和工作；为了它，我不断与同仁讨论问题。《道德范畴论》的成业，有我的辛勤劳动，也有同仁们的智慧。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政策，也就没有今天我的民主、自由的学术生活。

促使我倾慕于《道德范畴论》的思考和研究的原因有三条：

第一，我深层地感到：素来就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的当今中国，尚无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阐释道德范畴体系的论著，实为世人、后人笑话。正是这一浅薄之见，导致了我尔后的行动。把目光投射在西方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人，虽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些道德范畴，对道德范畴作过系统阐述，但他们都是把道德范畴

从属于哲学范畴体系的。直到近代，康德才第一次从伦理学意义上对道德范畴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和选择。康德除了四处使用善恶范畴外，还特别强调义务范畴。他不仅认为道德义务是体现“善良意志”的最基本的范畴，而且把自己的伦理学体系建立在“为义务而义务”的公式上，构建了康德的善恶、义务、良心、荣誉、幸福的道德范畴体系。其影响之深，我们是不可估量的。它不仅成为后来资产阶级伦理学所公认的道德范畴体系（各派思想家都依据自己的观点来阐释这些范畴的内容，强调其中一个或几个道德范畴，或以一个为中心来构建自己需要的道德范畴体系），而且影响着中国和苏联伦理学界对道德范畴体系的建立和阐释。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苏联的道德范畴体系，都没有脱离康德道德范畴体系的羁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究竟如何来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范畴体系，据个人一孔之见，既不是欧美模式，也不是苏联模式，而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模式。《道德范畴论》的思考，就是一个大胆地、初步地尝试。虽然我深知由于自己知识的不足，难以完成一代人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我也深知《道德范畴论》是个还待琢磨的“毛坯”，将来的路仍是筚路蓝缕，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成路了。我深信，我走了第一步后，定会有人走来，而且比我走得更好。

第二，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道德文化的讨论，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兴起了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德文化的讨论。中外历史为我们提供的一条有益的经验是：伴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的振兴，必有一个文化高潮的到来。正因如此，我对近年来“文化热”的兴起，抱着极其欢迎、而且积极参与的态度。在道德上，一些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在对过去在个人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奉行的理性利己主义即“合理利己主义”、或功理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物”的关系、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对重智轻德以及近利远义的行为模式，对把眼前现实的物质利益作为人们行为取向的价值方针等进行了反省、检讨和批判之后，兴起了对中国先秦儒家思想讨论的中国文化热，出现了美国、日本、新加坡、南朝鲜等国中的新儒学。他们力图从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找到医治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道德危机的“灵丹妙药”。这表明，中外文化热的兴起，是有着它们自身的相关性的。正是这种相关性，有人把中国文化即中国传统同儒家文化混同起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或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扼杀个性、否定个人利益、窒息人的创造性的“奴家”文化。他们的公式是：中国文化等于中国传统、再等于儒家文化、再等于糟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主张摒弃儒家文化，引进个人本位主义即个人主义，倡导“开明”的利己主义或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对于这一系列的理论观点，我实在是不敢贸然苟同的。

第三，力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现在看来，对于《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理论观点，大家在理论上、口头上还是赞同的。问题在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道德建设？有人认为，为了使人的思想、观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中国的个人本位主义即个人主义应是中国现代商品经济文化的精髓，是使整个社会经济充满永不衰竭的活力的内部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基础。在这些人看来，道德生活中的善恶是非是“说不清”的问题，你说“是”，

他说“非”；“公道是官场用语”，私下全是赤裸裸地“为集团谋利”、“为个人谋利”；“讲诚实、遵纪守法就不能成万元户”；“良心有多大份量”，“能值多少钱”；有了钱就能“得到尊重”，也能获得自身“必要的满足”等等。面对这些现实，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道德范畴论》就是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助一臂之力的。

书的定名问题，也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下。此书原定名为《道德范畴论纲》，后感此名不妥。一方面，因为论纲含有理论体系纲要之用，此书不能完成这一使命。虽然书中有章有目，章目之间也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它主要的仍是以现实道德生活中提出的或理论、或实际问题而又必须予以回答的专题性问题构成现有这个体系的。另一方面，因为“论”的含义具有议论、评论、驳论、论证、论说、辩论等多方面的意义，理解起来不易形成误解，应用起来也较为方便和自由。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认识，经过再三思索，最后定名为《道德范畴论》。

从写作的全过程看，我感到有几个问题还需要交代：

1. 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不能把学术当作政治问题，二者有着严格的区别和界限；但也不能认为学术问题可以绝缘于政治问题，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学术研究总要与一定的政治相联系。

2.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抽象地讲，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观点是没有人反对的。问题在于：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怎样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这一问题上，《道德范畴论》坚持了两条：一是认为理论与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既不能空谈理论、言之无物，也不能现象罗列、不分主次，用现象、事例代替理论论

证，而是要找出事物的本质联系，通过理论论证和科学分析找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二是对需要作回答的实际问题，也侧重是从正面、从理论上作概括分析，不作一一论证，以免形成“不是论著、而是批判文章”的印象。

3. 为了章与章、目与目之间的文字平衡，对于实践中我认为还应作出理论回答的问题而没有写在书中；有的问题虽在书中提了出来，但又没有充分论证，留有余地，有没把话说完之感。

我深知：要在中国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范畴体系，不是我个人力所能及的，必须有理论界众多多人的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道德范畴论》可谓“自不量力”。不过，对我来讲，为发展道德理论、为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道德建设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就需要理论探索的勇气，也需要同志式的讨论、平等的争鸣和友好的切磋。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从事《道德范畴论》写作的。尽管新路难免荆棘和泥潭，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①。又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②。《道德范畴论》的写作虽很艰难，但它存在，有存在就有希望和光明。同仁们一定给它添土增力的。

最后，还有句内心感激话非说不可。现在理论界的同仁都感写书难、出书更难。这一点，我也有同感。我说，写书难，出书更难，出《道德范畴论》这样的书更难，“难如上青天”。此书未被万恶的老鼠啃掉而纳入重庆出版社出版基金，得以出版问世，真是“万幸”。我此时此刻，真是心潮澎湃，

① 《鲁迅全集》第6卷，第117页。

② 《鲁迅全集》第3卷，第344页。

十分感动。我既要感谢该社领导及全体同志给与此书的厚爱、关注和推荐，也要感谢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我的老师罗国杰教授对此书的推荐。没有多方的支持和关注，此书要在出版部门不甚景气的情况下能得以出版问世，是十分困难的。

唐能赋 1991年1月

目 录

自序	(1)
导论 经济利益关系与社会道德范畴	(1)
一、需要是利益的前提	(2)
二、利益是经济关系的首要表现	(23)
三、经济利益关系对道德范畴的决定作用	(43)
四、道德范畴的辩证性思考	(55)
第一章 善与恶	(67)
一、善是与恶相对立的道德范畴	(67)
二、善恶标准的阶级性和客观性	(80)
三、人性善恶论	(90)
四、两类不同性质的善恶是非论	(108)
第二章 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	(120)
一、道德义务论概观	(120)
二、康德的道德义务论	(133)
三、不能忌谈道德权利	(155)

四、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道德纪律	(166)
五、自觉履行道德义务	(179)
第三章 良心与恶意	(186)
一、伦理思想史上各派思想家的良心说	(186)
二、良心实质的剖析	(199)
三、良心发生的实践基础及其心理机制	(211)
四、良心是道德行为的隐蔽调节器	(224)
五、良心的培养	(231)
第四章 智慧与愚昧	(233)
一、智慧范畴的历史沿革	(233)
二、智德论析	(242)
三、知识与道德	(248)
四、科学技术革命与人的道德进步	(254)
五、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向伦理学提出的 新课题：道德预测和道德责任	(259)
第五章 勇敢与怯懦	(269)
一、勇敢的科学涵义	(269)
二、古希腊罗马的勇敢观探微	(278)
三、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弘扬勇敢精神	(287)
四、勇敢精神的培养	(293)
第六章 公正与偏私	(299)
一、公正的实质及其社会作用	(299)
二、公正范畴的西方伦理史考	(308)
三、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322)

四、公平与效率.....	(328)
第七章 诚实与虚伪.....	(338)
一、为人必须诚实.....	(338)
二、贵在正直.....	(347)
三、诚实和谦虚.....	(351)
四、培养诚实的道德品质.....	(357)
第八章 荣誉与耻辱.....	(362)
一、荣誉和耻辱的对立统一论.....	(362)
二、荣誉范畴的基本构成.....	(372)
三、荣辱观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381)
四、培养人的荣誉感和羞耻心.....	(389)
第九章 幸福与不幸.....	(393)
一、幸福概念的科学把握.....	(393)
二、幸福范畴的结构要素.....	(401)
三、从快乐主义到幸福主义.....	(409)
四、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424)
第十章 气节与变节.....	(429)
一、气节的形成、实质和作用.....	(429)
二、民族气节.....	(436)
三、妇女贞节.....	(442)
四、无产阶级气节的特征与内容.....	(450)

导论 经济利益关系与 社会道德范畴

马克思说：“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①恩格斯也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②“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③奠基于一定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作为道德规范体系组成部分的道德范畴，其产生、存在和发展，都同经济利益关系密不可分，都要受制于一定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承认道德范畴同经济关系的必然联系，决定着对道德范畴本质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与解决。要从理论形态上把握道德范畴的科学意义，就必须研究人的需要、人的利益、经济关系、道德范畴所涉猎的基本理论及其内在逻辑。建立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范畴体系，是当今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研究者所面临的使命和任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一、需要是利益的前提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之中，体现一定的利益要求，受到一定道德的制约。作为道德规范体系组成部分的道德范畴，虽是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产物，为一定经济利益所决定，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利益，又是以比较强烈地、持久地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总是离不开人的需要的。需要是利益的手段和前提。正确认识需要的客观规定性、需要的形成、需要的满足和需要的控制，是科学揭示利益的本质、道德范畴的基础的关键。

怎样理解需要？概言之，需要就是有机体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依赖和要求。无机物是无所谓需要的。尽管凡有生命的物体都存在需要，但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需要是人的需要。

人的需要与人的欲望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尽管客观存在的“需要”，也可以被感知、被人反映，但“需要”和“欲望”毕竟是两个有原则区别的概念。人的需要既不是人的纯主观的产物，也不是任何个人的随意想象，而是客观世界和客观过程引起的一种必然性，是人类对自然界、以及人类在社会内部对群体的一种必然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不以任何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只有客观需要被人的意识感知后，才能成为人的主观欲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以把利益说成是纯主观的东西，就在于他们混淆了需要和欲望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抹煞了二者间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认为，人的需要同人的本质有着内在联系。人的需要是人的属性，而且还是人的本质属性。马克

思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①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就是按人的本性分配。“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今我国，尽管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政策，但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可以而且必须按照社会需要来组织生产。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的同时，也承认人的本性的丧失就是人的需要的丧失的结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建立在有限生产力基础上的自发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既造成了人的需要的自我分裂，也造成了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对立和冲突，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是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些人得到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就经常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暂时失去任何发展的可能性。人并非为了需要来到人间，但人一旦来到人间就会在改造世界活动中产生需要，创造自己的本质。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的这种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的需要体现着不同的本质。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网络结构，每个社会个体就是这个网上的纽结。每个社会个体，因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各有差异，由其决定的人的本质也必然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5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7—638页。

同。不同的需要，集中体现了不同的本质。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需要，就是同一人、同一阶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其需要也是不同的。世界上的人际间，之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需要，就是因为人际间没有完全相同的社会关系和本质。第二，发展的需要体现着发展的本质。人的需要是一条处在运动、变化中的永恒奔腾的河流，在满足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这是人的需要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法。列宁称这个辩证法为“需求的上升规律”。正是这个“上升规律”，才使人的需要从原始的生命延续发展到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历史的演进，不仅推动了自然界以及社会的变化，改造了客观世界，而且还把实践成果积淀在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中，使人的自身也发生巨大变化。发展了的人的本质，就直接外化为现代人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精神需要。第三，人的需要最终将与人的本质合二而一。社会在发展，人的需要在变化。人的需要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渗透的结果，必然作为一种统一形态集中在劳动上，使人的需要发生质变。由为了需要而劳动，转化为为了劳动而需要。到了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劳动，也正是消除了内部对立与差距后的人的本质。人们全面地、直接地占有自己的劳动，实现自己的需要，也就全面地、直接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到了那时，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从来自一个共同的起点，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又最后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同一。这种新的同一的出现，标志着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

人的需要的形成是一个辩证的、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人对客观世界依赖性的需要，它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自然形成的；一种是由社会形成的。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都具有多种属性。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前者决定了人和动物一样，有对衣、食、住等生存或生理的需要；后者则决定了人所有的学

习、教养、交往、发展、创造等而动物所不能有的需要。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人的需要的形成虽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但从本质上说，则都是“社会创造的需要”。原因在于，在社会存在及其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即使原先是一些纯粹的生存需要或生理的自然需要，也会逐渐地、自然地失去其自然色彩，进入“社会创造的需要”的范围。事实上，人的需要只有进入“社会创造”的范围，才能成为人的实际需要。普列汉诺夫说：“什么是实际的需要呢？在我们的哲学家看来，首先就是生理的需要，但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必须生产某些物品，而这种生产的进步，又使另一些需要发生，这些需要和原有那些需要同样地实际，不过它们的性质不再是生理的了，它们是经济的，因为这些需要是生产发展所引起的后果，是人们在生产进步中必须进入的相互关系所引起的后果。”^①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人的需要的形成，是很有的启迪的。

人的需要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网络状的结构体系。内容纷繁复杂。既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也包括创造和享有文化财富的精神需要；既包括吃饭、穿衣等消费需求，也包括用粮食制食品、用棉布做衣服等生产需要。此外，人们还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区分出不同类型的需要。就其发展过程讲，人的需要可以分为表现为饮食男女的人体机能性的自然需要和在社会实践 中形成的、超出人体机能性层次之上的社会需要。在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自然需要是社会需要的基础和前提，社会需要则是自然需要的发展和质变。如是人的自然需要离开了社会性，那自然需要就只能是动物的机能。就其存在状况讲，人的需要可以分为客观需要和表现主观欲求或情欲的主观需要。二者是紧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9—130页。